

汤青
配图

养羊记

□曹银员

在那流逝的时光里，一只讨人喜欢的山羊，居然在我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一段难以抹去的记忆。

那年暮春，担任村会计的父亲在自然村测量宅基地时，从村民家买来一只两个月大的小山羊。这只山羊是白山羊品种，也称土种山羊。当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，放学后蹦蹦跳跳回家。一踏进屋门，就听母亲笑盈盈地说：“家里买来了一只母小羊，在院子里拴着呢。”我书包一扔，拔腿就往院子跑。一见到小羊，我一下子被它吸引住了：不大不小的身躯，4条又细又长的腿，蹄质结实，浑身的短毛雪白雪白的，端着一张既严肃又善相的长脸，脸上长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，嘴尖唇薄，下巴底下有一撮小胡子，一对稍弯的初露头角，竖着两只喇叭花似的耳朵，尾巴却很短，仅10多厘米长。它一见我便“咩——咩”叫起来，仿佛同初来乍到的朋友打个招呼。我立马掣一束嫩草，轻脚轻手上前喂食，它闻了闻就嘴巴一张一合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趁此机会，我伸手轻轻地摸了摸小羊的背，它温柔得宛如一位腼腆的可爱小姑娘。当晚，父亲一脸认真地同我说：“以后你除了上学还要把自家的羊养好。”我心里明白，父母一年到头早出晚归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含辛茹苦忙干活，加上我自己也确实喜欢羊，就“嗯”的一声点了头。

次日，细雨霏霏。父亲请来同村的一名泥水匠，在自家房屋后头外墙角旁，用乱石头垒筑了一间4平方米的低矮简陋羊舍。中午时分，母亲笑眯眯地一手端馒头红印小盘，一手拿沾红印的布条，飞快地在小羊背毛上划擦数下，将一块白毛染红，说是一来讨个吉利，二来怕羊跑丢了，便于认领。放学后的我气喘吁吁满山遍野跑，找个合适的茂盛草地好放羊。晚饭前，父亲用一条10米长拇指粗的麻绳，绳子一头宽松又牢固地拴在羊的脖子上，另一头绑着一根30厘米长、一头钝尖的水棍桩，俗称“羊桩”。

打那以后，每每晴（包括阴、多云）天，我在上学前就得把羊牵到野外吃草，然后迎着初升的太阳奔跑着赶往学校。往往是早上牵出去，黄昏时再牵回来（注：中午除酷热牵回来纳凉外，一般不牵回来），周而复始。

羊虽然只能在一条缰绳距离内吃草、卧休、活动，但绳子随羊而动，有时绳子会绕上树枝藤蔓，有时在限定的范围青草不够吃，有时风吹日晒唇干口渴，有时甚至受惊而拔桩脱逃。为此，中午我总会“吭哧吭哧”跑过去看望，有事进行一番妥善处理，没事亦得一份安心。下午放学后，我不会马上牵羊回家，而是把它牵到别处再吃嫩草，在清洁水质的涧溪饮水，一定让羊吃个饱喝个足。一直等到羊肚子圆鼓鼓，在肚子上方没有一点凹为止（实际经验），这才怡然自得地牵着羊返回。刮风下雨天，不能去野外露天看（放）羊，我就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，总是穿着一件尼龙布烫的自制白色雨衣，背着一只竹筴，顶风冒雨在山上、池塘边、泥场头到处找割鲜嫩的青草饲料。村背有座叫南弯的山，虽然建有百余座新墓老坟，但此地青草长势特好。风雨中，我独自一人一排破塌的石垒老坟边割青草，抬头就能看见坟内毁损的烂棺材板和骷髅，年少的我心里多少有点害怕。不过，一想到能让羊吃上这么可口的好草饲料，就什么都无所顾忌了。当然，当我踏入乱坟地割草时，还是要做到先用镰刀拔草，防止有蛇、蜈蚣和黄蜂隐藏。其实，这些我在农村看羊、割草、玩耍时经常遇到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日子就像天空的流云飘然而过，一晃小羊已经长大，且膘肥体壮，一副威威赫赫的神气样。这一阵子，邻居长辈见我就夸：“你岁数不大，羊养得蛮好！”岂知，一路走来，唯有用心、用情、用功。饲养过羊的人心里最清楚，要养好一只羊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养羊，不仅要做到善于全方位精心管理，而且一定要熟悉、掌握其生活习性。山羊属活泼型小反刍动物，它敏捷机智，喜欢登高，爱角斗；觅食力强，食性杂，采食植物种类广泛；喜清爽、爱干燥、乐合群，厌恶污浊、潮湿、异味等。在我养羊的这段日子里，最开心的是看羊笑，它笑起来会昂着头，薄薄的嘴唇往上卷翘，露出整齐牙齿。最担忧的是羊生病拉肚子，西药中药死活不肯吃，拌在饲料中连饲料也不吃了。最操心的是刮台风羊没有青草吃，狂风大雨天去野外割草很危险，眼睁睁看着它饿肚子，心里纠结又无奈。最紧张的是羊在野外独自吃草，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，于是我飞也似的赶去牵羊，暴雨骤下，抖缰狂奔，淋得全身湿透，像落汤鸡，回家后首先把湿漉漉的羊身擦干。最讨厌的是夏天“嗡嗡嗡”叮羊的蚊子和草虫，赶也赶不走，连“牺牲”都不怕。最有趣的是星期天和邻居的羊聚在一起在北山放养，我和同伴在山头碉堡内下军棋，在林子里穿来穿去摘野果，在平稳岩石上海阔天空地聊梦想，太阳西坠还迟迟不想回家。

意想不到的事偶尔也会发生。让人记忆犹新的是，深秋的一天，我放学后像往常一样去牵羊，可本来拴着缰绳的羊却不见了。我顿时焦急万分，一鼓作气上山山下仔细寻找，却没有找到。此刻的我绞尽脑汁思忖：假如被野狗吃掉应该留有一点痕迹吧？倘若羊拖着缰绳自己跑走也不可能离得很远呀？在光天化日羊被人偷走更不可能……羊呀羊，你究竟去哪里了？我哭丧着脸只能扩大范围继续马不停蹄地四处寻找，从下午4点至6点两个小时，还是没有羊的踪影。正一筹莫展之时，忽听一位刚从地头干活回来的老伯说：“在外陈家战备坑道内，隐隐约约听到有‘咩咩’羊叫声。”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一口气飞跑了500米，急吼吼地来到坑道。果不其然！在坑道纵深40米拐弯处，可怜的羊被人绑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坑道内漆黑一片，惊吓瑟缩的羊声嘶力竭地惨叫着。原因竟然是拴羊的缰绳桩没有插牢，羊悄然跑到了一户村民家的自留地里吃番薯叶，恰巧被地里的主人发现，一怒之下就如此这般了。当天傍晚，一脸苦涩的我嘟哝着牵羊回家后，竟情不自禁地抱着羊的脖子潸然泪下。见羊没有吃饱，便急匆匆溜进自家的菜园子，快速剥一篮子油菜叶，怜爱地塞给羊吃。

季冬之月，寒风凛冽。父母考虑到家里生活拮据困苦，属村里的“倒挂户”，加上寒冬养羊倍加辛苦，打算把山羊杀掉羊肉卖掉，来年重新再买一只小羊来饲养。我听罢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随即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这个咋行呢？我坚决不同意。”随后的连日，总感觉自己整天像掉了魂似的，夜里左思右想睡不着觉。宽厚仁慈的父母见儿子两眼浮肿脸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，疼在心里。后来在我不厌其烦地再三恳求下，父母终于答应不杀不卖，让它留下来做“羊妈”。

春的花，夏的蝉，秋的月，冬的雪，我一如既往养羊，就像旧时村子袅袅炊烟无休止的重复。第二年风调雨顺，山羊头胎顺利产下一只健康的小羊羔。第三年喜大普奔，它一次产下了两只小羊羔……尔后，我去了位于县城的岱山中学读书，由弟弟接手家里养羊的任务。然而，无论时光飘逝，时过境迁，还是岁月带走韶华，改变容颜，那只白雪身影、咩咩叫着、不倦地咀嚼的山羊，就像一颗别样璀璨的明珠，永远镶嵌在我的心里。